



霸总心动系列



渊渊相抱

楼知月
/ 著 /

高能甜宠

话痨戏精“哈士奇”大总裁
装傻充愣“训犬师”小编剧

神秘总裁傅临渊全城告白88天，
哪知求一个抱抱都这么难？！

“我宁愿嫁给一只猪都不会嫁给你。”
“那你是不是忘了近亲不能结婚？”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ARTS PHOENIX PUBLISHING & CO.

。。

霸总心动
系列

／

渊 渊

楼明月
／ 著

相 抱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渊渊相抱 / 楼知月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594-3330-5

I. ①渊… II. ①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26626号

书 名	渊渊相抱
著 者	楼知月
选题策划	黄 欢
责任编辑	张 倩 王 青
文字编辑	蒋晗婧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54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9年3月第1版,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3330-5
定 价	3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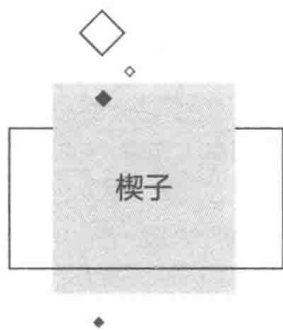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- 001 ◇ 楔子
- 003 ◇ 第一章 于你之外，未有中意
- 027 ◇ 第二章 余光满满都是你
- 049 ◇ 第三章 被深情圈养的魔鬼
- 072 ◇ 第四章 笨拙固执地喜欢你
- 095 ◇ 第五章 眉梢嘴角藏不住的爱
- 115 ◇ 第六章 我未曾拥有过的繁星
- 134 ◇ 第七章 你是我心上的野草

目录

CONTENTS

- 153 ◇ 第八章 不论过往，只谈今朝
- 172 ◇ 第九章 世不遇你，生无可喜
- 190 ◇ 第十章 岁月静好，爱你永恒
- 209 ◇ 第十一章 曾跨过多少山水几场雨
- 228 ◇ 第十二章 一场一见钟情的独角戏
- 247 ◇ 第十三章 山有木兮卿有意
- 276 ◇ 番外一 旧事拾遗
- 310 ◇ 番外二 淋雨夫妇小剧场



临江市的夜色微凉。

“嘎吱——”

别墅卧室的房门被推开，一道颀长的身影走了进来。他抬起手脱下黑色的风衣，身后的手下接过，垂首退下。

那道高大修长的身影进入房间后，欧式复古的雕花大床便开始晃动起来。

苏千渔半睡半醒之间，感觉到了大床的动荡，想要睁开眼睛，可是眼前的场景仿佛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，看不真切。

隐约的轮廓里，她只看到一个男人，极其高挑的身影，带着一股强悍又冷厉的气息。

“分手还是不分手？”

他的声音充满了磁性，冷漠中又带着一丝性感，而那种压迫感又让人止不住地心头发颤。

这个气场很强大的男人，拥有王者般的倨傲。

她的下巴被人抬起，身上也出了一层细密的汗，蝉翼般的睫毛轻轻颤动，却看不清来人。

“牧扬，嗯……是你回来了吗？”

苏千渔的声音因意识不清而变得软糯，她下意识地抬起胳膊环绕

住对方的脖颈。奈何她的力气不大，只能微微压低他的头。

少女身上的玫瑰清香扑鼻而来，那道身影的身子骤然紧绷。

“苏千渔，你竟敢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嗯？”低沉的嗓音略显暗哑，好听又性感。

苏千渔微微皱起好看的眉，却不知道面前的男人是谁……

是阔别三年的殷牧扬回来了吗？




第一章

于你之外，未有中意



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进来，欧式小别墅外的风景正好。清风托起绿萝，空气里弥漫着茉莉花香。

闹铃声划破了这片宁静，苏千渔从被子里伸出手关掉闹钟，打了个哈欠坐起身来。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她猛地一睁眼，目光落在大床旁边，被单平平整整，没有丝毫褶皱。

她又做梦了，梦里有个男人突然出现在她的房间里。准确地说，在殷牧扬离开的这三年里，她总是做这种羞耻的梦。

“丁零——”

手机振动起来，苏千渔掀开被子爬起来去洗漱。

今天，她约了映画娱乐公司的张总谈剧本。

苏千渔是一名三流小编剧，每天在家天马行空地写剧本。纵然已经与临江市的名门望族——殷家，订婚三年，但她仍然选择自力更生。

一部分的原因是她梦想当编剧，另一部分的原因，自然是因为她那个四十岁时丧偶的女强人——准婆婆，不喜欢她。觉得苏千渔配不上她的儿子，也就是殷家大少爷——殷牧扬。她甚至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做什么都没有用。”

从那以后，苏千渔就明白了，不管自己做什么工作都不会被认可，

索性埋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图个开心。

也对，自从苏千渔十七岁那年，父亲出轨另娶了闺蜜——苏沁媛的妈妈，却拿着支票让她和一下子重病在床的妈妈搬出去，苏千渔就彻底成了一棵无人问津的小白菜。

苏千渔换了一身正式的衣服，火速抵达跟张总约好的蓝山咖啡厅。这个剧本要是谈成了，接下来她半年的生活费和妈妈的医药费就不用愁了。

苏千渔挑了一个人少并且靠窗的位置等待。

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微信，找到联系人殷牧扬，迅速打了一行字：“牧扬，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周六，我现在在咖啡厅。有人看中我的剧本了，祝我成功吧！”

微信发出去后，苏千渔滑动了一下屏幕，满屏都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。尽管殷牧扬离开后从未联络过她，可她还是养成了在微信上向他分享自己生活的习惯。

也许他会看到呢？

如此说来，她心底的苦涩又慢慢地变成了希望。

与此同时，窗户外面传来了女孩子的惊呼声。苏千渔下意识地转过头，看到一辆劳斯莱斯缓缓地停在蓝山咖啡厅的门口。

车门由一名看似助理的人打开，一个年轻的男人从车子里迈出来。

他的五官深邃立体，高挺的鼻梁，殷红的嘴唇，一双眼睛透着动人心魄的寒光，这是一个极其英俊又自带超强气场的男人。

那种浑然天成的霸气与尊贵，压得人呼吸困难。

他下了车，助理凑近他的耳边说了些什么。那道冰冷的目光转过来，冷冷地扫向了咖啡厅的窗口。

苏千渔差点被口中的咖啡呛到，该不会是咖啡厅的老板欠了黑社会的钱吧？或许是那个男人的气场太强大了，让她有一种“不小心偷窥”被抓包的心虚感。

这年头，能不惹事就不惹事。要不然现在给张总发短信换地方吧。她赶紧装傻地转移了目光，喝光了杯里的咖啡压压惊，然后利落地掏出手机给张总发短信。

下一秒，苏千渔的手机被一只手抽走，“啪”的一声反扣在桌面上。

“苏小姐，这是我们少爷。”

苏千渔震惊地看向“黑社会”，刚才他还在咖啡厅外面，现在已经冷冷地坐在了她的面前。

另一个戴着金丝眼镜，斯文儒雅的年轻男人介绍着：“我是傅少的私人助理，林衍之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据相关人士爆料，L.N神秘总裁傅临渊昨夜回国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年轻的总裁选择回到临江市呢……”

安静的空间被标准的播音腔打破。

傅临渊，傅家的大少爷，二十六岁，单身未婚。背后的L.N集团是世界上最强的财团之一，他的爷爷，又是临江市的军长。

传闻里，他杀伐果断、冷血毒辣、丝毫不近人情，二十四岁便将L.N发展至美国。

而现在，那个一直活在新闻里的男人，就坐在苏千渔的面前。

苏千渔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了看屏幕，又看了看面前这张帅得让人尖叫的面孔。

是同一个人！

怎么，大总裁找错人了，还是堂堂傅总看上了她的剧本？

“苏小姐，我们少爷是来跟您谈结婚这件事情的。”

林衍之察觉到苏千渔的震惊，淡淡一笑。

“什么结婚，跟谁结婚？”苏千渔一脸惊愕，杏目微睁，显然没有反应过来。这到底是唱的哪出啊？

“装傻的女人很蠢。”一道清冷磁性的声音传来，傅临渊如冰的

双眸盯着她，仿佛洞察了她的内心。他的薄唇微微一扯，“你的未婚夫离开了三年，杳无音讯，你以为这段感情是什么？”

深藏心底的痛被一个陌生人揭开，苏千渔有些难堪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别随便点评我的……”

“跟殷牧扬分手，嫁给我，我不介意你订过婚的身份。”

傅临渊的目光直直地落在她的脸上，毫不留情地打断了她的话，并将这番厚颜无耻的话说得平静至极。

“……”

苏千渔呆坐在原地，一双眼睛却盯着傅临渊，揣测着他的想法。这些年的生活教会了她察言观色，可眼前的这个男人，除了冷漠和高深莫测，她什么都看不出。

这样的诡异持续了足足一分钟。

“哈哈。”苏千渔突然笑了起来，“您该不会是我未婚夫派来专门考验我的吧？放心，请您回去转告他，别说在我面前的是狂傲大总裁了，就是上仙下凡，我也不会变心的。”

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她从小到大参加过的上流宴会寥寥无几，家里出了变故后，以前常对她笑脸相迎的人现在见了她都避之不及，她哪里还能接触到傅临渊这样身份尊贵的人呢？反倒是殷牧扬，以他殷家大少爷的身份可能会接触到傅临渊，一定是殷牧扬派来考验她的，一定是。苏千渔自信满满，脸上堆起了笑容。

而她面前的男人却拧起了眉头，脸上有些阴霾。

苏千渔也察觉到了：“您心情不太好啊？”她指了指门口的点餐台，“这家咖啡厅的榛果焦糖咖啡特别好喝，每周六第二杯半价呢，要不您尝尝？”

“只有单身狗才会喝两杯咖啡，况且，如果要点餐，大可以把侍者叫过来。”傅临渊冷冷地坐在那里，看透了苏千渔的小心思。

苏千渔挂在嘴边的笑渐渐消失了。

她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傅临渊没有在开玩笑，更不是殷牧扬派来考验她的。

是来真的。

“你是真的想娶我？”苏千渔看着傅临渊，忽然弯唇微微一笑。

阳光洒在她的面庞上，一张小脸纤尘不染，那一双眼睛，看起来像是打着小算盘的狐狸。可这些组合在一起，竟然平添了一丝韵味。

“嗯。”鬼使神差地，他应了一声。

“好啊，假如我们结了婚，你可以出去浪，可以夜不归宿，但是只要你给我打一通电话，我就把你拖回家一刀捅死。”苏千渔从桌子上拎起自己的包包，笑容不减，声音甜美，“傅先生，下次见。”

鬼才下次见，下次死都不见。

苏千渔紧紧地捏着包带，想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生活不止教会了她坚强和忍耐，也教会了她在被强者欺负时如何不动声色地保护自己并反击回去。

然而，她才转过身，手腕就被一只温热的大手攥住，硬生生地止住了她的脚步。

“傅先生，我没讲明白吗？除去我已订婚的事实——”苏千渔的慌张掩饰在笑容下，“我宁愿嫁给一只猪都不会嫁给你。”

“四年不见，伶牙俐齿了许多。”傅临渊清冷地一笑，充满了嘲讽的意味，“那你是不是忘了近亲不能结婚？”

苏千渔呆了呆，才反应过来他是在骂自己。她恼怒地甩开了他的手，然后大步往门口走去。

“苏千渔。”

傅临渊靠坐在卡座里，一张英俊的面庞平静得看不出任何情绪，只是一双黑眸依旧紧锁着她的身影。

浅樱花粉的毛衣配着一条白色的百褶纱裙，脚下踩着一双白色的球鞋，黑色的直发柔顺地披在肩上。她看起来纤细柔弱，背脊却挺得

笔直，柔弱中透着一股倔强。这么多年，她连穿衣风格都没改变一下。

“是不是只有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全部掉进水里淹死了，只剩下我时，我才能成为你的合法丈夫？”

苏千渔被林衍之“请”上了车。

这算是“请”吧？她被林衍之软磨硬泡、威逼利诱、连哄带骗地送上了那辆劳斯莱斯。

此刻，苏千渔保持着典型的小学生坐姿，规规矩矩地坐在后座，懊恼地盯着车窗外的风景。堂堂傅总，到底想做什么呢？

傅临渊坐在另一边，低头签署着文件，仿佛当她不存在。

苏千渔的双手绞在一起，微微咳嗽了一声，声音脆生生的：“傅先生，我想问您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世界上有那么多叫苏千渔的女孩子……”

“世界上有那么多叫苏千渔的女孩子，可是我的世界里只有一个苏千渔，就是你！”

傅临渊骨节分明的手握着钢笔，微微抬起头来，完美的面庞英俊撩人，一双黑色的眼睛浓稠如墨。

“傅临渊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通过强迫得来的。比如婚姻，比如亲情，比如爱情，这些都是……”苏千渔晓之以理，“委婉”地劝说傅临渊。

“那是因为你穷。”傅临渊打断她，“不仅穷，还无知，目光短浅，愚蠢。世界上不能用钱解决的事情，是因为需要更多的钱。”

苏千渔闭嘴了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。

这个油盐不进的家伙。

“现在告诉我，”傅临渊签完最后一个名字，放下钢笔往椅背上一靠，好看的手搁在膝上，“四年前为什么答应跟殷牧扬订婚？”

“为什么答应殷牧扬？”苏千渔觉得莫名其妙，“当然是因为我

爱他，感情到位了，婚姻不就水到渠成吗？”

“水到渠成？”傅临渊冷笑了一声，“那四年前你追了我还甩了我，又跟殷牧扬订婚，也是水到渠成？苏千渔，到底是你心机太深，还是我就没看透过你？”

“四年前追了你还甩了你？”苏千渔更不明白了，好看的眉皱在一起，她笃定这是一场误会。

什么四年前追了他还甩了他，又嫁给殷牧扬……明明是四年前她跟殷牧扬自由恋爱，感情到位了自然就订婚了。

“我说我不认识你，你信吗？四年前我在临江大学上学，你应该在英国吧？”见傅临渊周身的气场冰冷得可怕，苏千渔小心翼翼地开口，声音低得仿佛没有存在感。

“苏千渔，你真不知道四年前你在哪？”连这个都说错了，是故意的吗？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是坦诚的，尽管对方并不买账。

“四年前，你一整年都在计划怎么追我！”傅临渊嘲讽她，“这又是你的新花招，装失忆？少对我欲擒故纵！”

苏千渔强忍着想打他的冲动。

早上九点半正是临江市的上班高峰期，劳斯莱斯被堵在马路上。

傅临渊并不赶时间，懒懒地靠在车椅上，心无旁骛地处理着公务。旁边的人许久未有声音，傅临渊抬起头看过去。

苏千渔一副隐忍的模样，而他就喜欢她有气也只能憋着的小模样。

傅临渊一时不嘲讽她就难受：“这会儿怎么这么老实了？现在有勇气忍着，怎么四年前没勇气送佛送到西，追我追到底？”

傅临渊又开启了毒舌模式，毕竟他已经憋了这么多年。

“傅临渊，口说无凭，四年前我才大一。我一直在临江市，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见到你。”苏千渔一脸哀怨，语气倒是软了一些。

“真巧，四年前我也在临江市，我记得我还是你的学长，我还记

得……”我们认识十年了。

“那又能证明什么？傅临渊，我是真的、真的、真的不认识你，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下车行不行？”苏千渔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不行。”傅临渊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，看了一会儿，将自己想说的话咽了回去。

苏千渔丧气地盯着车窗外，突然想到一个“调虎离山”之计，她激动地说：“傅临渊，你看那边好像有很多人，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小鲜肉到临江市巡演，我们去看看行不行？”

“四年不见嘴巴倒是伶俐了不少。那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听见小鲜肉，傅临渊冷冷地开口。

“什么？”

傅临渊坐在她的旁边，笔记本电脑搁在膝盖上，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，光影分明，衬得他的五官更加深邃立体。不知道是不是苏千渔的错觉，他深渊般的黑眸里闪过一丝不耐。

“一家三口，老公、老婆、儿子，老婆死了，凶手不是儿子，那凶手是谁？”

“老公。”

苏千渔不假思索地回答之后，便察觉到好像有什么不对。她猛地转过头去，只见傅临渊邪邪地挑起一抹笑意，语气却冷了几分。

“老公都叫了，现在闭嘴，别打扰你老公工作。”

苏千渔简直气得要冒烟了，她双手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裙摆。

“你再敢张嘴说一句话，我就把你扔下车。”

“那你不能快点把我扔下车？”苏千渔眼睛一亮，“傅临渊，你快把我扔下车吧！”

傅临渊的脸僵硬了一秒，扬声对林衍之说：“取消那个小鲜肉今晚演唱会的场地租用。”

苏千渔愣住了，她是不是好脑子遇上了猪脑子？她没想坑人家明

星的演唱会啊。

傅临渊，绝对是她二十一年以来见过最厚颜无耻的人。

车子驶离了市区，环山而上。这里是临江市的市郊，C字形环山，中间拥抱着蓝钻一般的天然湖，湖面被风吹起淡淡的涟漪，一闪一闪的粼光散开，两旁的森林里又似有袅袅雾气，仿佛是神话的起源之地。

车子停下来，大气磅礴的美式别墅，处处透着奢华，这里便是傅家。

苏千渔被傅临渊倒扛着下了车，用人原本各忙各的，看到了傅临渊进来，纷纷行礼。

“傅先生。”

“傅先生。”

苏千渔难堪极了，拼命踢打着傅临渊，可是都被无视了。傅临渊扛着她直接上了二楼，将她丢在大床上，这里应该是傅临渊的卧室。

苏千渔被粗暴地扔在了床上，她惊恐地往后退，但是傅临渊似乎根本就不打算放过她。

她一面可怜兮兮地装委屈，一面往后退：“傅总，我上有老，下有朋友还在等着我的救济，我都快要吃不饱饭了。您要是再占用我的时间，我明天就要去工地搬砖了，我一个女孩子，多……”

“在你进行下一场表演之前，先留在这里考虑清楚，到底是要对我说实话，还是继续装失忆！告诉你，你的狐狸尾巴早晚都会露出来的！”

“那我在这里考虑清楚是不是就……”能走。

傅临渊毫不犹豫地转身，理都不理她，好似根本没有听见苏千渔的叫喊。他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，苏千渔惊慌地扑过去开了门，像小尾巴一样跟在傅临渊的身后。

“傅临渊，你告诉我呀……”

“砰——”